

# 如果深海 忘 记 了

——苏茯苓 / 作品 ——



无论背负多黑暗的秘密，  
多残酷的过去，有你在，我都不怕。  
即使你在深海中，我也会找到你，  
拯救你，永远守护你。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如果深海忘记了你

苏茯苓著

# 如果深海 忘 记 了

[上册]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如果深海忘记了 / 苏茯苓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2018. 9

ISBN 978-7-5552-7453-7

I. ①如… II. ①苏…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67927号

书 名 如果深海忘记了  
著 者 苏茯苓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010-85787680-8015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 (传真) 0532-68068026  
责任编辑 郭林祥  
责任校对 胡 芳  
特约编辑 陈逸飞  
装帧设计 李红艳  
照 排 梁 霞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32开 (880mm×1230mm)  
印 张 15  
字 数 320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7453-7  
定 价 55.00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建议陈列类别：畅销·青春文学

目  
录  
[上册]

|            |     |
|------------|-----|
| 楔 子        | 1   |
| 第一章 给我一个家  | 4   |
| 第二章 关于她的过去 | 58  |
| 第三章 不再相爱   | 105 |
| 第四章 越界     | 155 |
| 第五章 拥你入怀   | 196 |

**目  
录**  
〔下册〕

|            |     |
|------------|-----|
| 第六章 记忆     | 253 |
| 第七章 最后的真相  | 302 |
| 第八章 命中注定   | 344 |
| 第九章 我爱你的全部 | 375 |
| 第十章 深海里的回忆 | 407 |
| 第十一章 长别久久悲 | 429 |
| 第十二章 我爱你   | 459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楔子

她不知道自己是身在缥缈的幻境，还是身处一个有些朦胧的现实环境。

她好像沉浸在海洋深处，四面八方全都是空洞的深蓝色，像墨一样。那里什么生物都没有，周围很静很静，只剩下水流在身边游走的细小声音。她的身体在海水里肆意舒展，没有意识地悬浮在深海中央，慢慢地向下漂荡……

她，好像已经睡了很久……

“小姐……小姐，你醒了啊！”

头疼欲裂，腹部火辣辣的，像有一把火灼热地烧着。她好像是躺在床上，可是背部的疼痛却让她难以承受，手也控制不住地颤抖。

“张医生……你快看看她怎么样了……”

耳边的声音越来越模糊，身体的痛意却越来越明显，她睁不开眼睛，没法看清外面的世界。

“她好像……又昏过去了。”

她的耳边终于在听完这句话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她又坠落到那个沉

静的深海，那个迷茫的幻境。因为，只有在那里，她才感觉不到痛苦。

“真的又昏过去了……”护士小姐掰了掰她的眼睛，用手电筒的光线试着，无奈地说：“怎么办？这已经是一个月里第四次了……”

护士小姐转到她的病床头，摆弄着吊瓶，对着身后刚刚赶过来的张医生说：“你说，她能不能撑过来啊？”

张医生翻看着她的病例记录，也很无奈地回答：“这一个星期，光病危通知书我都下了两次了，送过来的时候身上伤成那个样子，肺部大出血，换作普通人早死几回了。”

病房里没有其他人，两个人就倚在她的病床旁看着昏睡的她闲聊着：“哎……张医生，这女的什么来头啊？一个月了，我也没见她的家人、朋友来看过，像个隐形人一样。”

“这女的，听说被发现的时候就是在咱们医院大院里，大晚上的，一圈人堵着围着看，就那么一身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别人都以为是死人呢，吓得乱跑！”

“那谁把她送过来治疗的？做手术，住院，这来回要一大笔钱呢！”护士吃惊地问道。据她了解，医院从来不会因为好心救下一个倒在大门口快死的病人，毕竟，死亡这件事每天都在医院发生，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不太清楚，好像后来有个人交了一大笔钱，也办好了手续，让我们给她做手术，住院费也交了一段时间的。”

“哇，哪个好心人把医药费全交了？”

“谁会为了一个陌生人交一笔钱呢！应该是认识她的吧，可能是朋友、亲人之类的。”

护士看着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没有血色的病人，咂着嘴：“你说，就这么一个来历不明的人，醒了还好，要是死在咱们医院咋办？”

张医生无奈地白她一眼：“最怕的就是成了植物人，那个时候麻烦就大了！”

他看了一下手表，合上病例：“好了，到时间了，我要去换班了。你看着她，要是有什么动静再给我打电话。”

护士拉住他，笑着说：“我也得去别的病房查房，她一时半会儿是醒不过来的。”

病房的门再次关上，只剩下一个躺在病床上安静沉默的女人。

这一个月以来，都是她一个人，这么寂静地昏睡着，仿佛坠入一个没有出口的深海中。

# 第一章

## 给我一个家

法院门口，拥挤的媒体记者在见到莫寒出来的那刻都纷纷拥上去，不停地追问：“莫律师，打赢了这场官司，请问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莫律师，对方律师在法庭上说你手里证据不足，你怎么看？”

“莫律师，别人都认为你的当事人有罪，对于法院宣布你的当事人无罪释放，你觉得这是不是暗箱操作？你给了法官多少钱才得到这个结果？”

莫寒一直面无表情地稳步走着，听到最后这句话，终于变了脸色，站定面对着那个咄咄逼人的记者：“不能你认为一个人有罪，他就有罪。在法庭上，我已经呈现了所有清晰的事实，如果媒体大众还有所怀疑的话，我建议你们再看几遍法庭的录像，我相信你们会找到答案的。如果你们，找不到的话……”

照相机不停地闪着，莫寒轻轻一笑：“那，只能说明你们笨。”

随后，莫寒依然稳步向前走着，留下后面一大堆人大眼瞪小眼。莫寒坐进车里面，扯着领带，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莫律师，这一仗打得真是漂亮！一个月了，终于有个结果了，你都没看到刚才在法庭上对方律师的那个哀怨的眼神哪！有他们好受的了！”

前面的刘致远兴奋地拍手说着。

“那是！我们莫大律师可是已经保持五年内没输过官司的‘金牌毒舌’纪录了！”副驾驶位的小张跟着说。

坐在后面疲惫的莫寒，揉了揉眉心，说：“去律师事务所。”

“还去啊！莫律师，你都已经两天没睡觉了！反正官司打赢了，你就回去好好睡吧，养精蓄锐，律师事务所的工作有我们呢。”

“对呀，咱们律师事务所那些小姑娘还等着你精神饱满地骂她们呢！”小张打趣道。说起莫律师，圈内的人都知道，绝对是律师界一个传说。他自己创建了个人律师事务所，不到三年的时间，就成为业内有名的王牌。先不说这一从业以来几乎没输过官司的纪录，单说他的相貌，三十岁成熟刚毅的脸庞，高瘦的个子，一个眼神绝对就可以迷倒一大帮女生跟在他身后任劳任怨。

这也是，为什么莫氏律师事务所许多女同胞至今单身的原因。

“律师事务所还有点工作今天晚上要交上去，你们不了解的。我的车也在那里，取回来，然后我再回去。”莫寒身子靠后躺着，打了这场官司，他已经耗费太多精神了。

刘致远无奈地发动车子，本想再劝劝莫律师，但是通过后视镜看到他一副疲惫的面孔，就知道对这个工作狂魔讲跟没讲一样，还不如不说，让他趁着这段时间在车上休息一会儿，于是就按照自家老板的旨意回律师事务所。

到了律师事务所，莫寒整理一下领带、衣服，拿着公文包，像刚才在外面一样，精神抖擞，稳着步子大步向前，身后跟着刘致远和小张。

只是，刚进来，莫寒就感觉到气氛的不对劲。

他往里走近，就看见事务所的很多人都在不停地往会客室里面张望。

“莫律师……你可算来了。”秘书Anna焦急地赶到他身边。

“怎么了？”莫寒疑惑道，嗓音低沉沙哑。

“有人找你，从早上你去法院就开始等着。”

莫寒往里面随意一瞥：“今天事务所没有要来访的人。”

Anna摇着头：“我也不认识，一个穿着医院病号服的小女孩，脸色苍白，可吓人了。她只问了你是不是在这里工作，我说在，她就坐在这儿一

直等着。”

莫寒皱眉，沉默着。

“会不会是你以前打官司认识的人？还是要你帮忙打官司的人？看着挺可怜的。”

“她还说了什么没有？”

“没有，什么也没说，本来站在一边低着头等着，后来我看她可怜，让她坐在会客室，问她喝什么，她也没说。”

莫寒放下手里的包，还是没有任何思路想到会是谁找到自己，便往会客室走去：“我进去看看，你们先在外面等着。”

推开门，莫寒第一眼看到的是她的背影，如Anna说的那样，短发，单薄瘦弱，穿一身病号服微微低着头，一动一动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是你找我吗？”莫寒先开口问。

对面的女孩听到声响，站起身转身看他。

莫寒这才看到她的面孔，巴掌大的小脸，娇俏的短发有些凌乱，眼睛很漂亮，但可能是穿着病号服的缘故，整个人脸色苍白，没有一点生机，像一个没有灵魂、空洞、美丽的布偶。

女孩打量着他，眼珠四处转动，似乎想在他身上找到什么，很久才说：“你……认识我吗？”

莫寒皱起眉头，他奇怪的是，很少有人这样直视他那么久，就算在法庭与人对峙的时候，他也很少有现在这种让人难以捉摸，一切都是云里雾里的感觉。

“不好意思，小姐，我不认识你。反倒是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来到我的律师事务所？”他轻声答着。

女孩还是直视着他，眼神有些期许：“你可以再想一下吗？这对我很重要。”

莫寒轻笑着摇摇头，说道：“我的记忆力还不算差，小姑娘，我是真的不认识你。”

女孩听后感觉很失落，却径直走到莫寒的面前停了下来，从上身病号服的口袋里拿出一张纸，仰头直视着他的眼神：“那这个……怎么解释？”

她的个子小小的，站在他面前，只到他的肩膀处，但是她的眼神却很有压迫感。莫寒接过来那张纸，看了一下，才发现，那原来是医院的一张缴费清单。

日期是一个月前的，最下方签字人处写着莫氏律师事务所莫寒。

看了很久，莫寒也没想明白自己一个月前跟眼前这个女孩有什么金钱之间的纠葛。就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刘致远小心翼翼地推门进来了，带着歉意弯腰道：“莫律师，我知道她是谁了。”

“怎么回事？”莫寒拿着医院的缴费清单，有些愠怒。

“你忘了吗？上次咱们去市医院看望那个要公证遗言的老先生的时候，一圈人堵在医院大门口不肯离去，咱们的车没法开进去。你让我下去看看，我就看见地上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孩，因为没钱治疗，一直躺在那里，没人管。你怕那个老先生死了，遗言没法公证，就出钱替她缴费，把她送进手术室，是我去办的手续。”

刘致远眼神偷看着对面那个女孩：“她应该就是那个躺在地上的女孩。”

“可是我没说让你签我的名字啊？！”莫寒的语气很冰冷。

刘致远有些委屈：“我也是没办法啊！当时她送过来的时候，都没有一个联系人，连签手术风险同意书的人都没有，护士小姐一个劲儿让我报名字，我就说了你的。毕竟，报上你的名字还可以为咱们律师事务所的公关形象做一个好的宣传。”

身旁的女孩一直都没说话，从头到尾沉默着听他们讲话。

眼前这个脸色苍白，还穿着病号服的女孩，显然是刚从医院跑出来，莫寒公事化地对着她笑了一下：“小姑娘，事实你也知道了。虽说是我们员工的疏忽，但是，不好意思，我是真的不认识你。”

“你的家人呢？你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或者你知道住址的话，我可以让他送你去。”莫寒看着她苍白的脸色、瘦弱的身躯有些不忍心，她应该还是一个学生的。

女孩回答：“我失忆了，从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问过护士，她们说只有你在医院里跟我有联系。”

女孩的嗓音哑哑的，低低的，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却平淡得没有一丝

表情。

也许，是因为什么都不记得了，什么都不知道，才会如此安静。

莫寒心里有所动容，忍不住管了一下闲事，指着门口呆立着的刘致远说：“等一下让他送你去警察局吧，警察应该可以帮助你找到家里人的。你的年纪看着挺小的，应该是学生，在这个市里的高中找一找，应该就能知道你具体的身份了。”

莫寒的话突然被她打断：“我不想去警察局，你能不能……暂时收留我一下？”

他愣住了，连同门口一直在隐藏自己存在感的刘致远也吃惊地看着这个小女孩。

他没听错吧，她竟然让业内冷漠、毒舌、只知道案子的莫大律师收留一下她！他老板什么时候会有那么好心？

果不其然，莫寒只是轻轻地笑着对对面的女孩说：“对不起，小姑娘，我没有那个特殊癖好去收留一个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陌生人。”

他毫无情面地转身对身后还沉浸在个人想象中的刘致远说：“小刘，送她出去吧，一会儿我们还要工作的。”

刘致远正要微笑着上前请这个来历不明的小姑娘走的时候，门外突然传出来一阵骚动，好像是很多人大吵大闹的声音，噼里啪啦的。莫寒还听到Anna焦急劝说的声音：“先生！你不能这样！这里是工作的地方！有事咱们坐下好好说！”

“让莫寒那个浑蛋出来！”男人暴怒地吼道。

啊——

Anna的尖叫声带着桌椅倒下去的躁动声。

莫寒出去的时候，就看见Anna跌倒在地上，很多人去扶她，文件凌乱地散在地上，桌椅也全都乱了。

莫寒认得出来，这些人正是刚才还在法庭看到的对方当事人的家属，为首的是个粗犷的汉子，裸着上身，左臂膀有文身，凶神恶煞似的，是对方当事人的大哥，大概是因为打官司输了到自己这里闹事的。

莫寒上前，眼神冷冷的，有种令人不敢忽视的气场，嗓音低沉地对那个男人说：“先生，麻烦你注意一下，这里是工作场所，你现在这个样

子，伤害我的员工，打扰我们工作好像不太好吧。”

胖大汉耀武扬威：“莫寒！你别整那么多虚的，你说你是不是给那个检察官老头钱了，不然的话为什么会判他无罪，还说证据不足，事实不充分！我呸！”

“不要用你的无知去衡量每一个人。”莫寒轻笑着，对上他的眼神，说，“事实已经定了，真相也早已查明，你弟弟的死跟我当事人没有任何关系，凶手另有其人，这个你应该去问警察，而不是跑到我这里闹事！”他的语气不容置疑。

莫寒厌恶地瞪着凶神恶煞的胖大汉：“保安呢？愣着干什么，让保安过来把他们请出去，别在这丢人现眼！”

胖大汉明显被激怒了，扯着嗓子喊：“我弟弟死了，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凶手，你们这些赚黑心钱的却把他放走了！你们这些人都应该下地狱去陪他……”

突然间，他从包里拿出一瓶用医院注射玻璃瓶装着的液体，不停地笑着，情绪有些失控地摇晃着玻璃瓶，恶狠狠地道：“你们这些人渣！知道这是什么吗？”

谁都没料到他趁着周围人都被惊讶住的空隙，一下子抓住了离身边最近的一个女生，揽住她的脖子：“这是浓硫酸……一瓶泼上去……这样……哈哈，就毁容了，可惜这脸蛋了，说不定连命都没有了。”

女生吓得不停地尖叫，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救我！救我！我不想毁容……莫律师……”

周围的同事都没料到会出现在这一幕，就连胖大汉身后的其他家属也吃惊地看着他，他们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弄出来的浓硫酸。整个场面顿时失控，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那个胖大汉疯狂的举动，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他拔掉塞子的时候，全场都吓得失声，很多胆小的女同事都吓哭了。他如恶魔般尖笑着，自言自语：“从哪儿进呢？是从眼睛……还是嘴巴……你说呢，莫大律师？你不是很牛吗？”

他手里的女孩听到这话，吓得顿时号啕大哭，挣扎着呜咽道：“不要……救我……莫律师！”

胖大汉死死卡住她的脖子，疯魔般病态地笑着：“别动啊……小美人……什么时候弄花了你的小脸我可不在乎……”

莫寒想稳住他的情绪，直直地站在那里，开始跟这个已经疯狂的男人交流：“你不是为你弟弟的事抱不平吗？好，我们坐下来单独谈，我答应你帮你找到凶手，但是这件事跟我的员工没关系，你先放了她。”

他想想又补充道：“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可以拿我跟她交换，我当你手中的那个人质。”

胖大汉疯狂地笑着，变态的表情一直凝视着莫寒：“莫大律师！你不是很能吗？这个时候对我低声下气，上午在法庭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的！”

就在场面僵持，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莫律师与胖大汉，生怕那瓶液体一个不小心流到被挟持女孩身上的时候，后面突然传来一个女孩弱弱的声音。

“先生，你手上的那瓶不是浓硫酸吧。”声音带着笑意，轻轻的。

所有人全都一下子扭头看向那个穿着病号服、脸色苍白、弱小的女孩。跟刚才在会客室一样，她脸上没有其他多余的表情，似乎在陈述一个事实，说话声音却异常坚定清晰。

胖大汉变态地淫笑道：“小姑娘，老师没教过你什么叫浓硫酸吗？不懂的话就不要乱说啊！”

她走上前，轻蔑地看着他，瞄了一眼他怀中吓得满脸泪痕的女生：“你敢倒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她这句话吓到了，他这么穷凶极恶的人什么做不出来，他是沾染黑道的人。过去一个月律师事务所跟他打官司，对他的手段早有耳闻，可现在一个小姑娘质疑他说的话，说里面装的不是真的浓硫酸，他下一秒就倒在她身上怎么办？

莫寒也被她说出的这句话深深地惊到了，愣在原地。

胖大汉笑着说：“小姑娘，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吧？要是知道的话，就赶快滚开，别挡老子的道！免得一会儿浓硫酸不小心洒在你身上，你吓得哇哇哭。”

“可是，你这个本来就不是浓硫酸啊。”女孩没有丝毫想要退后的倾

向，反倒直接上前想要夺去他手里没有塞子的玻璃瓶。

还从没人敢这样做，胖大汉一下子被激怒，他松开挟持那个女同事的手，一下子把眼前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踹倒在地：“我去！你找死是吧，老子成全你！”

律师事务所很多人都尖叫了起来，有些胆小的甚至还吓晕了过去。几个男同事连忙去拉被踹倒在地上的女孩，可还是晚了一步，眼睁睁地看见瓶子里的液体顺着女孩的头全都倒在她身上。

莫寒看到液体倒在她身上的时候，心里猛一颤，呼吸停滞。

他多久没有这种感觉了？

停顿了两秒，等到反应过来的时候，他们才发现女孩竟然一点事也没有，淡然地站了起来，笑了笑，没有说话。

胖大汉看到她没事也愣住了，看了看手里的瓶子，难以置信：“不可能！这不可能！”他愤怒地抬起脚想要再次踹那个女孩，一个身影却把她拉走，及时护住了她。

公司的同事看见他们的大老板莫律师刚刚及时把女孩拉到怀中，护住一边，自己冲了上去，一个漂亮的回旋踢，就把还在疯狂中的胖大汉踢倒在地上，而后莫寒翻身飞速一压，钳制住他的双手，他整个人就被压在身下挣扎着再也动弹不得了。

“保安，过来，这里就交给你了。”莫寒站了起来，扭着手腕，淡淡地说着。

室内的骚乱暂时告一段落，所有人回过身看着刚才说话的那个小女孩，可能因为本来就有伤在身，再加上刚才被那个大汉踹了一脚，她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只是她的神情依旧没有任何变化，茫然地看着地上一片狼藉的样子。

“你，跟我过来一下，其他的人整理一下办公室。”莫寒看一眼女孩，走进刚才的会客室。

女孩进来之后，就一直站在门口，莫寒坐在会客室最中间的椅子上，松一下领带，漫不经心地说：“刚才，怎么回事？”

她一脸迷茫：“什么怎么回事？”

“你怎么知道那不是浓硫酸的？”莫寒耐心解释。

“猜的。”她也漫不经心地回答。

莫寒轻笑，打量着眼前这个无知无畏的小女孩：“那，你可真够胆大的。”随后，他脸色又一变，笑容消失了，就像一个等待捕获猎物的雄狮，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不要说谎，你怎么知道那不是浓硫酸的？”

他看似轻松的声音却让人产生一种难以言说的紧迫感，也许就是这种无形的气场让每个跟他对峙的对方律师在法庭上都会在心理上输一大截。

她紧盯着他一顿一顿敲击的手指，也生出一种紧迫感，气势弱了下来：“浓硫酸是无色的油状液体，他的那瓶看起来却不像，反倒像水一样。”

“就这样？”莫寒反问。

“浓硫酸不经常使用，所有瓶口都会有灰尘，没有摩擦过的痕迹，他的那个玻璃瓶瓶口一看就知道经常使用，可能是他在医院偷拿的时候不小心拿错的。”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她摇摇头：“不知道……我不是跟你说过了，我失忆了，很多事我也搞不明白。”

莫寒沉默，倚在座椅上，思考着，手不时地敲着桌子，整个人的气势像极了一头蓄势待发的雄狮，让人不容忽视。会客室的气氛沉寂，安静得可以听到墙壁上钟表秒针转动的声音。

“莫律师，你出来一下，W市的案子有些事需要你处理。”刘致远开门，神色紧张地说。

莫寒走到门口，对刘致远说：“她失忆了，一会儿送她去警察局，看能不能找到她的身份，我处理完这边的事情就去。”

刘致远乖乖听从老板的旨意，示意女孩跟她走出去。女孩停顿了很长时间，眼角偷偷看着莫寒，似乎不想离开这里，但最后还是犹豫地跟着刘致远走了出去。

W市那边的案子需要莫寒临时开一个会，他交代好方案对策，从会议室出来的时候，本想放下东西直接就去警察局的，警察局也有他认识的人，他想问一下今天这个突然找来的女孩的具体情况，因为，他发现，他